

我的跳考歷程

邵俊植

前言

之一

身為資優學生比普通學生多了一些機會，然而任何機會背後，事實上潛藏著相對的壓力與挑戰。「提早報考高一級學校」是資優生升學的彈性措施，也是眾多措施中壓力最大、較具爭議性的一項。在準備聯考的過程中，學生必須跳開原來二年級的學習軌道獨立奮鬥；參加聯考後，如果順利考取滿意的學校或科系，學生便需離開原來的好友，和比自己年長同學一塊學習；如果考得不理想，則又需回到原來的、可能已不盡適合自己的學習軌道。無論順利與否，這都是一條充滿挑戰的路。本刊在台北市建國中學資優班林初堂老師的協助下，得以刊出這篇跳考學生的心路歷程，其中對準備跳考時需要面對的挑戰、心情的起伏、克服挫折的毅力及需要的協助等，作了深刻感人的詳實記錄。希望本文的刊出能作為師長或父母輔導資優生決定或準備跳級考試的參考。對林老師的協助，特致謝忱。

——本刊編輯

之二

邵俊植於民國八十一年9月進入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高一數理資優班。高一第一學期擔任班長，主要工作除了學校之例行性事務外，協調來自各國中之菁英的人際關係，使同學們間能彼此欣賞他人的優點、長處，相互觀摩學習。今天這一班同學間相處愉悅和諧，他付出了不少心力。

邵生曾參加民國八十三年一月教育部舉辦的全國地球科學學科能力競賽獲得第二名；參加八十三年二月教育部舉辦的環境科展獲選參加紐西蘭科展。

課堂上，他讀書、活動均能和同學打成一片，同時他更是國文、英文及化學老師們心目中的得意門生，化學老師對他的跳考認為是損失了一位 IChO 的金牌國手。我個人則認為他是班上特別傑出的資優生（非僅績優而已）之一，亦為品德高尚合群的模範生，期盼他日後發揮特長貢獻人類。

——林初堂

（作者建中高二導師）

有些事你一生中只有一次機會，錯過了就再也無法重來；有句話「無心插柳柳成蔭」，頗耐人尋味。人生本是變化無常，任誰也難預料。你若問我為何要跳考，我自己也提不出個好理由，只能說是運氣到了、時機到了，我不過順手推舟而已。縱然我備嘗艱辛，但我熬過來了。雖然我屢次遭逢挫折而萌生退意，但我得對自己負責，對協助我的老師同學們負責。我常對自己說：「這條路是自己選的，沒得怨的。」

猶記得高一時，老師就曾提示過我們，若想跳考，就及早準備。當時我雖有此壯志，但卻始終提不起奮鬥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雄心不再，也沒人再提起這事。「跳考」二字逐漸塵封了。

不太記得是什麼時候，只記得是專題研究課，老師請來了「英雄榜」（在我認為他們都是怪物）近期的一位學長。他的事蹟，我早有耳聞，身為他南門以及建中（乃至臺大）的學弟，對於他三個月準備跳考，十天準備三民主義的超人表現，我除了敬佩外，也更加確定我不跳考，好好念三年的決心。

高二上學期過得很快，轉眼就到了一月底。考完了期末考，大家正準備輕鬆一下。班長卻公佈了一張跳考資格的取得辦法。我有些

懷疑了，到底要不要參加呢？我可是一點也還沒有準備；在眾人議論紛紛之際，林老師找我詢問意見。我坦白說出我目前的情況，而老師此時說了一句話，就是這句話改變了我高二下的生活。他說：「你知道有些同學已經準備要跳考了，而且準備了很久。你呢？萬一他們都考上而離開班上，你一定會難過而且不甘心，是嗎？」我點頭同意。自此，「跳考」二字從記憶深處被召回，而且就如滾雪球般，一發不可收拾，終於成為我生活的重心，以及無比沈重的負擔。

寒假該是高二生好好休息，準備過年的時刻，然而對本班的同學卻不是，對我們五個準備跳考的同學更不是。林老師安排了一連串的課程，在春節前後陸續上檔。我們有人為了國際科展忙得焦頭爛額，有人為了花粉實驗，常得趕赴中研院，而飽受通車之苦。第一次模考將在二月二十八、三月一日舉行，時間已經不夠了，但為了這個實驗，我仍得犧牲大部分的時間，也難怪我第一次模考只有206.01分了。

參加模擬考試是一個應屆考生評斷自己實力的最好機會。由於那次模考並沒準備好，只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林老師勸我們還是去考，增加自己的經驗。而那次考試我的確學到了經驗——「考前一定要檢查考卷」。

按照考試科目，第一節是「自然組數學」，我們和校友在科學館地下室考試。由於沒有實戰經驗，我十分緊張，加上同學在我旁邊振筆疾書，我更是慌亂。鈴聲響起，我知道沒望了。第一天真是難熬，我猜測自己的分數必定難看。可是有個人比我還難過，他四十分鐘就寫完了數學考卷。只覺奇怪，為何如此簡單，結果還有二十分鐘時，他驚覺這是「社會組」考卷，大為光火，匆匆改寫自然組試題。一面寫，一面念「SHIT」，這也難怪我會考不好。

後來成績公佈，我們五人中有三人都有三百多分，我只有267.01分。另一位為志在臺大醫科，又受國際科展迫在眉睫的影響，先前就決定不再跳考了。這次模擬考的成績早在我意料之中，只是沒想到我落後他們三人如此之

多。我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多麼地不快樂；相較於沈醉在錯答考卷烏龍事件歡樂氣氛中的全班同學，我感到孤寂落寞。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我為模擬考分數太低而耿耿於懷之際，又傳出了我的智力測驗不及格，恐怕無法繼續下去的消息。我不知所措，這一整天我都悶悶不樂，胡思亂想著「考與不考」的問題。好在林老師替我向教務處詢問並了解情況，然後跟我說：「一切沒問題，你只管盡力準備。」我的心情才稍微平息下來。我好怕，怕我第一個被淘汰，不能和他們並進。誰想得到，最後留下的竟是我。

早就有準備到資源教室唸書的念頭，只是一直放心不下，怕這段期間老師所上的內容會很重要。有一天，同樣參加跳考的一位同學對我說：「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自我學習？我大概今天就要去，否則就來不及了。」那天是星期一，兩節數學，兩節物理，我抽不開身，因此我下午才去資源教室。自此，我開始「蹺課」。什麼課都一樣，除了數學、化學等自習較吃力的科目外，我都不在班上。不管是我對班上，或是班上對我，都漸感陌生。據說後來英文老師天天考英文，有時班上同學問我範圍，或是向我借「空英」，我都只能表現出愛莫能助的態度。他們說：「你好棒，又逃掉了。」事實上，跳考三個月中，我幾乎沒時間讀英文。從最有把握的科目，到無力挽救的科目，我不知這樣也算幸運嗎？只能說是犧牲了英文，成就了別科。

我和老師們的關係一直不錯，也許是我表現得宜，成績不錯的緣故。可是在我自習期間，我害怕見到老師。只要遠遠看見任何一位老師，我都會想辦法迴避。每天一早，我就收拾書包，遠離班上，為的也是這個原因。並非老師兇惡，相反地，就是因為他們太好了。我始終為我不在班上的事感到不安，其實我何嘗不想和同學們一同歡樂呢？面對他們充滿微笑的面容，我竟手足無措。我尤其不喜歡別人對我說：「你一定沒問題。」我寧可他們說：「加油！不要太擔心。」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就是個

大問題，歷年來的跳考生有幾個像我這麼心理脆弱的。老師的一番愛心，反倒讓我壓力沈重，自責不已。

若要說我們這一個班有任何特別之處，除了整齊的素質和堅強陣容的師資外，大概就是資源教室吧！自從高一那一陣「電動熱潮」之後，電腦被解體。我們升高二，資源教室就冷冷清清的，只有在專題研究課時，大家才會到那兒上課。也就是看上它「地廣人稀」，我和幾位同學才會到此自習。然而就因「地廣人稀」，以致「乏人間津」，垃圾、蚊蟲多得不得了。尤其是跳蚤，無孔不入，腿上、手上、胸膛、肚皮無一處倖免。我和同學曾經活捉跳蚤、蚊子，在燒杯中觀察牠們的活動，即使被關在燒杯中，仍奮力找尋任何一處可能是出口的地方。而我對牠們雖然恨得牙癢癢的，卻也不得不驚嘆牠們生命力的旺盛，相較於我鎮日因為小小挫折而怨天怨地，我實在慚愧。

跳考資格的取得，除了智力測驗外，最重要的是必須在四月參加三年級的第一次段考，國、英、數三科必須超過三年級學生平均分數一個標準差以上。我起先並不在意這項規定而專心準備模擬考進度；但是後來知道這非常重要，於是我花了十天全力準備。國文、英文要考好別無他法，熟練是基本法則。我前前後後念了四遍，還寫參考書，煩死我了。倒是我的數學沒有其他人好，我很擔心。老師給我們題目，我老是做錯，而老師說這部份內容非常簡單，更加深了我的憂慮。

四月一日、二日，就是段考的日子，我們到三年十二班去參加考試。學長們空出第一排給我們坐，我覺得有些不自在。考數學時，一個觀念錯誤，使我多扣了十分，這是十分嚴重的。考國文我一樣不順手，三十分複選，沒有把握拿幾分，只能期望學長們不太用功，分數不會太高。只有在考英文時，我十分篤定，七十分文意字彙，我幾乎全對。我把任何範圍內的單字都試一試，即使整句話我有三分之二看不懂，也照樣猜對。不過這完全是那天狀況好，否則平時我總有一些簡單的字寫不出來。

放春節前只有數學一科公佈，我的八十五分不但是五人之中最低的，而且資優班學長他們第一屆平均九十多分，要超過一個標準差，必須一百多分，這真是天方夜譚。我又開始擔心了。

漫長的春假，不但沒有解除我的煩惱，反而成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時期。一方面趕作業，一方面準備十三、十四日的第二次模擬考。我幾乎崩潰了，整天坐在書桌前，除了念書、還是念書。為什麼用功？為誰用功？念這麼多書有什麼用？每當我情緒低落時，這些問題總是浮現在我腦海中。事實上，就因為我數學沒考好，我很怕一切努力只是白費。

整個春假中，只有一件事稍稍提振我的情緒，就是和秀薇去看「長日將盡」，然後我們逛了逛臺大校園。在對話之中，她始終訝異我為何要跳考，顯然我並沒有給她滿意的答覆。他知道我的成績不錯，但我們都知道跳考不是鬧著玩，只是「不錯」並不夠，要「非常不錯」。一旦決定，就得全力以赴，心無旁騖。整個下午，我總是避免談到「跳考」，因為那會牽扯到未來、人生以及一大堆我不確定的問號。我不禁想起春節時，我們在肯德基聊天。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沒有壓力，沒有干擾，她談她去帛琉的趣事，我說我做科展的苦悶。整個下午，全是歡笑。而今，我總感到些離愁。我送她上了車，望著漸行漸遠的車身，我恐怕這一別再見就是七月。跑過了馬路，我不再回頭。這一條路，我只能向前了。

跳考的路上仍是波折不斷。據說其他人在春假中都已知道「好像」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學通過門檻，而我卻渾然無所覺，為了模擬考而頭痛不已。春假結束，這個消息經過證實，的確不假，我當然是欣喜不已，久久不能平息被激動的心。然而面對其他三位同學，我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他們一個比一個強，誰都知道他們的實力深厚。尤其有人辛苦耕耘這麼久，又充滿了自信，這個突如其來的改變對他打擊很大。我感到罪惡感，好像我奪走了原本屬於別人的東西，我真希望錄取的是他們而不是

我。

接著又是一次模擬考，我的成績仍無起色。走近陰晦潮濕的資源教室，我顯得氣息奄奄。臉上沒有一絲光彩，只有黑影籠罩著我。鎮日坐在桌前，我勉強自己讀些無聊的內容，像做罐頭一般，把成堆又成堆的書本內容壓入我的腦袋。我幾乎麻痺了，不知道什麼叫做快樂，只求時間趕快過去，好讓我擺脫這一切可怕的夢魘。

五月四日，我永遠難忘的一天。數學課堂上沒有林老師精闢的解題，只有眾人的筆鋒颯颯，和我前額上成串的汗珠。我知道自己考得絕不會好，我已有心理準備。然而考卷一發下來，我崩潰了，「三十分」。連同前一次的二十四分，我完全失敗了。再強的心房也禁不起這又一次的痛苦打擊，我的眼淚再也不聽我的使喚而奪眶而出。已不知是悲傷、是害怕，還是痛苦，眼淚它就是不停地流。我好想衝出教室，大哭一場。可是我不能，我是邵俊植——老師、同學們心中的優等生。我只能強抑住激動的情緒，無助地坐在那裡。林老師照例巡視同學們的考卷，輪到我了。我低頭不語，怕被他看到我最脆弱的一面。他大概沒注意到我的眼眶正紅著，他說：「好好加油！聯考這一部分大概有二、三十分。」我暫時平撫的情緒又再度失控，無疑的，他給了我致命的一擊。「少了二、三十分，你還要考嗎？」「放棄吧！為何明知不可為而為呢？」「再這樣下去，不但二年級功課垮了，跳考也一定沒希望。」我心理不斷迴盪著這些聲音。我多麼需要一些安慰、一些鼓勵，但沒有人這麼做。老師走回了講臺，同學忙著檢討答案，留下受創的我，任憑風兒踐踏我的傷口。

日記本上偌大的五個字：「機率三十分」，勢將一遍又一遍地打擊我脆弱的心房——不論何時。

與其說我堅強，不如說我有股倔強脾氣；總之我又站起來了。我只想著：「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退縮，不但努力全部白費，也會讓好友們瞧不起。」於是我休息了一、兩天，暫時

減少讀書的量，等到自己覺得情況已經相當不錯，我又開始衝刺了。

然而命運真是捉弄人，五月十九、二十日是最後一次模擬考，偏偏碰上十八、十九日高二段考。我和老師向主任詢問是否可以不考段考。主任說不行，期末考也不行，還搬出「正規」兩字來訓我。我十分不服氣，但也沒辦法。我不但氣教育制度的僵化，更氣建中制度的不近人情。

不得已，我只得暫時放下複習工作，利用僅餘的六天準備段考。國、英、社概不讀就一定沒分，所以我只好全力攻國、英、社概。接連三天的考試，讓我元氣大傷。這還不打緊，這次段考我竟連破數項紀錄：數學五十五分，物理五十分，平均七十三分，班排名二十名。我已經麻木了，就像那時週記上我寫著：「我不能對這些分數有任何感覺，否則我一定會崩潰。」上天故意一次又一次地打擊我，但是，我就是不能倒下去。

這些日子中，我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和同學們一起演「范進中學」。雖然我的角色戲份很輕，但是我演得很高興。一個人快樂，總不若大家歡聚一堂，其樂融融。那一天，大家都樂歪了。不只是因為演員的肢體語言，也因為有些人的妙語如珠，讓整個教室充滿了歡笑。我不再覺得孤獨，並且希望我能永遠和這群好友在一起。事後老師要我們寫一篇作文，敘述個人參與演戲的感覺。我寫到後來，愈是心情激動，潸然淚下，久久不能下筆。那篇作文後來得到九十分，遠超過二年級上學期任何一篇的分數，我想這就是文章中有「真情」的緣故。「跳考」一事，讓我重新思考許多問題，包括人生、群己關係、友情等等。三箇月中，我的心智益發地成熟。

說到「跳考」的好處，除了節省一年的時間外，自我學習的能力也必定有某種程度的精進。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化學專題研究的期末測驗。我原先很害怕，因為考的內容是老師才教不久的，我又沒有立即復習。很害怕像上學期一般，都不會寫，不但自己很難過，

老師大概也失望極了。結果考的題目並不難。我十分迅速又熟練地作答完畢，比第二個做完的同學快了十分鐘左右。我的信心大增，對我後來化學準備工作，也有絕大的影響。

進入六月之前，我一直覺得三年級黑板上的數字，對我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一到六月，日子就飛也似地過去，「還剩二十天」、「還剩十天」，就像醫生告訴你只剩這些日子好活，你這一天一天就記得格外清楚。

六月二十三日，二年級課程正式結束，我藉由老師們的幫助，可以專心的念書。但只剩一個多星期了，我該怎麼辦呢？該是全力一搏的時候了。我的乾哥粟威穆建議我不妨到他們班一起念書。我也覺得自己始終不夠用功，如果和三年級學生一起拚，一定會比較認真，所以我決定，再怎麼苦也要熬過去。

三年級的讀書環境其實非常差：垃圾多，蚊蟲孳生，桌椅亂排，課本堆積如山。但是每個人都很用功，埋頭苦讀，絕不輕易開口。一開口都是有深度的問題，我想這就是所謂「風氣」。我第一天還不大習慣，但是愈到後來，我愈是能將自己完全融入這個情境中，心無旁騖。這才了解為何學長們一天可以念書十五個小時以上，卻又覺得時間不夠了。我想我若是早一點這麼用功，心情一定會更篤定。只是想到若是明年高三也這般無趣，實在不想再多念一年。

到這個時候，時間用小時計算，心情實在無法平靜下來。我沒經歷高中聯考，自是不了解如何度過這剩餘的幾十小時。但時間它不會為此停留，它匆匆逝去，轉眼就到了七月一日。

我的考場在延平中學五樓，跑上跑下一定不方便，所以每節課結束，爸、媽和哥哥就上來照顧我，為我打氣。天氣固然炎熱，總比不上陪考親屬的熱情。

大學聯考只有三天，和準備工作的漫長歲月簡直不能相比。如果說這三天就能決定人的一生，未免太過武斷。有人從平地躍上青雲；有人卻自雲端墜入深淵。我不願猜測自己的成績，也不敢核對答案。我已完成我的使命，結

果如何是天註定。

一段孤獨又艱辛的升學之路，我終於熬過來了。然而這一段歲月將永遠烙印在我的心中。

——83 年 7 月

後記

在別人聽來，「跳考」是一件非比尋常的舉動，一般人都沒有這種機會。不過在我小時候，就耳聞過這類事情，而且我的乾姊粟耀瑩就是這麼一個例子。她國二跳考高中，高二跳考以第一志願分數進入臺大物理系。我對她十分欽佩，但從未想過要跳考。

經歷了三個月的歷練，我發覺自己實在不夠用功。從小到大，我雖然成績一直不錯，但從未有過「苦讀」，都是按部就班而已。而這幾個月，我真吃足了苦頭，舊的東西還沒消化，新的資訊又成堆的到來，時間真的不夠用。所以奉勸大家，凡事要趁早。倘若我高一就下功夫好好準備，今天的成果就該不只於此（大學聯考分數僅得 397.72 分，進入臺大化學系）。

另外，心理建設也很重要。既然下決心要考，就要好好地準備，好好地應考。不要像我，老是三心兩意，抱著玩票心情。搞到最後不上不下，連自己的信心都動搖了。這樣哪能有好成績呢？

不過，有本事、有勇氣的人不妨一試。這真是人生求學過程中一種難得的經驗。我這次參加，已經是畢生難忘了，儘管結果不盡理想，但所得所獲必將讓我受用不盡。

——83 年 8 月

（作者原為台北市建國高中學生，跳考進入台灣大學化學系就讀）